

現代佛學

双月刊

(总第138期)

一九六三年 第六期 实际出版日十二月二十三日

編輯、出版者 中国佛教协会
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十一号

印 刷 者 北京印刷厂
东四钱粮胡同十一号

总发行处 北京市邮局

訂 購 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本刊規定出版日期：双月十三日 定价每册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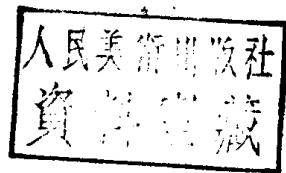
代号：2—220

現代佛學

XIANDAI FOXUE

1

1962



目 录

- 我国宗教界人士集会抗議美国政府迫害美共的暴行 (3)
- 佛牙与中錫两国的友誼 (5)
——錫兰驻华大使在錫兰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
- 西藏地区佛教徒举行传召大会 (5)
- 新譯《佛所行贊》(续一) 巫白慧 (6)
- 法称的生平、著作和他的几个学派 虞 愚 (11)
——重点介绍《量释論》各章次序所引起的爭論
- 僧祐律师与南朝石窟 金維諾 (20)
- 北京香山碧雲寺的雕塑 周叔迦 (24)
- 金刚宝座塔小考证 宗 霏 (29)
- 鎮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出土释迦佛舍利及唐宋文物考 丁 淳 林元白 (30)
《潤州甘露寺重瘞佛舍利塔記》拓片和附录文 (39)
- 今日的莫高窟 柳 槐 (40)
-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偕政协宗教組同人游潭柘寺有作 赵朴初 (41)
- 讀書札記三則 常 凈 (42)
- 《澀湧偈》与《釋華嚴澀湧偈》 本刊資料室 (44)
- 讀《宋鏡錄》 穎 之 (46)
- 中国佛教协会理事高鶴年老居士逝世 (50)

我国宗教界人士集会抗議美國政府 迫害美共的暴行

据新华社1月23日讯 中国宗教界著名人士今天斥责美国政府迫害美共的暴行，指出这是向全人类和平和正义的挑战。他们坚决抗議美帝国主义和肯尼迪利用宗教作为推行对内对外反动政策的工具。

中国的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个宗教团体的负责人，今天在政协礼堂举行了声援美共正义斗争的集会。宗教界人士在会上一致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声明，指出肯尼迪政府迫害美共的暴行是无耻的，野蛮的，触犯了一切善良人们的感情和良知。他们说，尽管肯尼迪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却丝毫也掩盖不了他是全世界人民和宗教界的真正敌人。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饒嘉措大师，在会上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罪恶事实。他说，去年11月在柬埔寨召开世界佛教徒大会时，曾混进了许多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装扮成佛教徒的样子，利用佛教讲坛，偷偷摸摸地兜售美国造的“两个中国”的破烂货色，妄图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当做它的侵略政策的工具，美帝国主义这个政治阴谋，受到了正直佛教徒的当头棒喝。

喜饒嘉措说，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提议设立所谓“亚洲佛教国际研究院”，美其名曰“好意贡献”。过去当帝国主义者气焰嚣张，亚洲处于被压迫时代，帝国主义者的眼睛瞎上了天，那里看得见东方的佛教。而在中国赶走帝国主义，亚洲普遍觉醒的今天，美帝国主义却改变手法，钻进佛教界来进行活动。

他说，现在美帝国主义者一面杀气腾腾地在东南亚重点老挝战火，武装侵略南越，唆使泰国对柬埔寨武装挑衅；一面却装出热心佛教事业的伪善姿态，来迷惑亚洲的佛教徒。他说，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热心”，其实就是黄鼠狼拜年，不怀好意，这就是敌人隐藏在画皮里面的魔鬼原形。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陈樱宁说，我们本着道教教义，凭着自己的良心，坚决支持美国共产党的正义斗争。他谈到道教教祖老子的一句话：“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陈樱宁说，今天美国共产党人不畏惧美国政府的淫威，展开了刚毅不屈的斗争；全世界维护正义的人们，也都发出了正义的吼声，这就充分显示了广大人民的威力。他说，观察目前形势，大威已经胜过小威，预料将来，人民的威力必然打倒美国统治者的威权，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美国人民。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皮漱石在会上说，美国统治集团一贯利用天主教作为它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肯尼迪上台以来，更是多方地利用宗教，对全世界人民进行欺骗，推行它的新殖民主义政策。肯尼迪在上台那天早晨，还假惺惺地跑到教堂里进行祈祷，在就职时，又手扶圣经宣誓，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的信徒。实际上他正是利用天主教，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侵略活动。

皮漱石指出，肯尼迪派到世界各地进行渗透活动的所謂“和平队”，其中有許多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肯尼迪政府曾通过它的侵略工具梵蒂岡向世界广播，替“和平队”大力鼓吹，并呼吁天主教友踊跃参加，企图利用“和平队”来配合它的武装侵略。肯尼迪政府还用大量金錢，津贴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会，进行反对古巴革命的反动宣传，并在古巴天主教內建立了間諜组织。为了继续霸占我国的領土台湾，肯尼迪政府还加紧控制和利用台湾天主教为它的反动政策服务。

皮漱石說，肯尼迪上台以后曾经叫囂：“今日最大的斗争，是有神与无神之間的斗争”。他說，肯尼迪的这种叫囂，实际上就是企图煽动宗教界人士掀起反共浪潮，以实现其侵略的罪恶阴谋。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丁光訓說，美国国内的法西斯灾害，甚至使宗教界也无法幸免。有些有正义感的牧师，只是因为不贊成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結果他們为基督福音效力的职份便被剥夺了。

丁光訓說，今天肯尼迪政府的倒行逆施，是帝国主义临近死亡的征兆，这正像我們常說的，“暴君临到要被上帝废弃的时候，他变得格外疯狂”。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张杰发言說，中国穆斯林同全国人民一样，憤怒譴責肯尼迪政府的法西斯暴行，坚决支持美共和美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他指出，美帝国主义对宗教所表現出来的“关心”和“虔誠”，利用宗教宣揚什么“博爱”和“幸福”，实际上正是企图以此来麻痹美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使他們喪失斗争意志。张杰說，宗教界的人士應該特別提高警惕，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真面目。他相信一切正直、善良的宗教徒，是不会被这种“老虎戴素珠”假充善人的虛伪面目所欺騙。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李德培在讲话中，用大量事实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罗馬教廷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他說，早在1927年，美国人康希丁就曾到亚非各地为美国政府搜集各种情报，并且在美国国内开展反共宣传活动，肆意污蔑美国共产党人。1939年12月，美国向罗馬教廷派駐了总统的私人代表，进一步利用罗馬教廷为其反动政策服务。1947年8月，美国总统杜魯門向罗馬教皇庇护十二提出美国与罗馬教廷合作的計劃。根据双方的協議，庇护十二訓令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主教們，将任何具有反共意义的情报供給当地美国大使館。1959年，艾森豪威尔伪装成“和平使者”，在十一个国家內兜售“美援”和“实力政策”，鼓动“冷战”，到处筹建军事基地。当艾森豪威尔到罗馬时，罗馬教皇約翰二十三竟賜予他“和平訪問的祝福”，并且发动罗馬教廷的全部宣传机器，配合艾森豪威尔的侵略活动。

他說，肯尼迪以天主教友的身份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后，反动的罗馬教皇約翰二十三喜极若狂地为肯尼迪祈求天主的“庇佑”，美帝国主义与罗馬教廷在反共的关系上更进一步地合作起来。肯尼迪派遣“和平队”，渗透到世界各地宣传他的战争政策，而約翰二十三則配合美帝这一行动，同时也发出了召募“教皇志願人員”的号召，到各地去为美帝国主义效劳。

李德培还說，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企图消灭中国人民政府，罗馬教皇甘心充当美帝的侵略工具，与中国人民为敌，并把中国天主教会的领导权轉移到美帝国主义手里。当时的中国天主教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进行了許許多的叛国罪恶活动。

佛牙与中錫兩國的友誼

——錫蘭駐華大使在錫蘭国庆招待会上的講話

【本刊評】 2月3日晚上，錫蘭駐中國大使阿尔溫·伯納德·佩雷拉在北京飯店舉行招待會，慶祝錫蘭獨立十四周年。

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出席了招待會。應邀出席這個招待會的還有政府其他部門負責人，以及首都各方面的人士。中國佛教協會喜饒嘉措會長，趙朴初、巨贊、周叔迦副會長也應邀出席了招待會。

佩雷拉大使和陳毅副總理在招待會上先後講了話，共祝中錫兩國友誼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精神的基礎上日益鞏固和發展。

佩雷拉大使講話中說，在過去一年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錫蘭之間的良好關係得到了加強，在兩國之間存在着十分和諧的關係，充分體現了善意、友好合作和團結。

佩雷拉大使說：“去年夏天，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和人民方面的一個非常友好的表示，那也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表示，它使錫蘭的好幾百萬佛教信徒感到高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愉快地答應派出護送佛牙代表團前往錫蘭。佛牙在錫蘭巡行期間，錫蘭政府和人民的善意和友好的表現，是我們兩國人民彼此信任的永恒保證。”

西藏地區佛教徒舉行傳召大會

【新華社拉薩2月13日電】 西藏佛教徒的傳統宗教活動——傳召大會，11日開始在拉薩舉行。

12日，西藏黃教祖師講經法台九十六任繼承人、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會長噶丹赤巴·土登濶向參加傳召的喇嘛們講了經。許多著名寺院的活佛和堪布參加了傳召活動。

傳召，按照西藏的傳統說法是为了祈禱在新的一年中“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一種宗教活動。大召是由黃教祖師宗喀巴在公元一千四百零九年所創立，距今已有五百五十多年歷史。自西藏和平解放以來，每年都照常舉行。每逢傳召，拉薩三大寺（哲蚌、色拉、噶丹）和大召寺等寺院的喇嘛及西藏許多地方的佛教徒，到拉薩聽經和朝佛。

（原載1962年2月14日《人民日報》）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趙朴初居士指出，正同耶穌和撒旦，佛和魔的對立一樣，我們真正的宗教徒和破壞宗教、欺騙宗教徒、利用宗教進行侵略的美帝國主義是不能兩立的。我們宗教徒要同全國人民一起，堅決支持美共和美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也要和世界各國一切愛好和平和維護正義的宗教徒緊密地團結起來，共同警惕美帝國主義的陰謀活動，捍衛我們宗教的純潔，保衛人民大眾的利益，保衛世界和平。

在會上發言的還有蔣翼振、黎遇航、法尊法師、周叔迦、曹道生、劉品一、正果法師等各宗教團體的負責人。

（原載1962年1月24日《人民日報》）

新譯《佛所行贊》(續一)

巫白慧

一九

曾事过去佛的大龙王們，
渴望为听到他底胜妙法，
眼里充满虔誠給他打扇，
殷勤地撒散着曼陀罗花。

二〇

对如来出兴于世的功德，
淨性的淨居天欢欣鼓舞，
他們虽已脱离爱欲情感，
为受苦众生利益也满怀喜悅。

二一

当他出世，大地似因山王釘下，^①
震动得象舟楫被狂风所鼓蕩；
含栴檀香的蓝色蓮花簇，
从晴朗的天空繽紛雨降。

二二

触身舒适而愉快的清风，

吹下了种种的天衣云裳；
苏利耶照耀得更加明亮，^②
靜火燃烧出美丽的焰光。^③

二三

王宮东北角的水井里，
自然地涌出清凉泉水，
后宮嬌女們惊叹希有，
象在沐浴圣地作禱祈。^④

二四

乐求正法的諸天鬼神，
为瞻礼他而云集林間；
他們叹奇使树开奇花，
虽然这不是花开时节。

二五^⑤

这时各类凶禽猛兽，
頓变馴良互不伤害；
人們所患任何疾病，
不假疗治而得消除。

① 山王指神話里最高的須弥山，在地球的中央；这儿說它象一根大釘，釘得大地震动。

② 苏利耶，即太阳。

③ 靜火燃烧，意为未经引着的火自动燃烧起来。

④ 印度教徒每天洗澡，澡时必作几分钟默祷。在恒河、闍牟那等大河边的沐浴圣地，尤其如此。

⑤ 从25頌至40頌，梵本原文缺。庄斯頓的英譯本根据藏文譯本补譯，我則根据法护的汉譯本、参考庄斯頓的英譯本和印地語譯本轉譯。

二六

麋鹿和飞鳥低声嘶鳴，
大川和小溪靜穆逝流；
蓝天碧淨而四方豁朗，
神鼓自然在空中击响。

二七

导师为众生解脱而降生，
世界出現了稳定与和平，
象乱国得到賢王的治理，
独魔罗天忧恼而不安宁。

二八

目睹儿子极神异的誕生，
持重的国王也非常紧张；
由爱故两眼涌出两道泪流，
反映他心里的喜悦和惊慌。

二九

王后同样满怀恐怖和欢喜，
犹如一道凉热滲混的水流；
这是由于儿子非凡底威力，
也因她有母亲本性底怯弱。

三〇

虔誠的老妇們不辨吉凶，
只知道担忧而斋戒沐浴，
向神明作消灾降祥祈禱，
为太子乞求平安与幸福。

三一

以博学梵行聞名的婆罗門們，
曾听说过这些神异的征象，
带着惊悅的神情观察研究，
告訴正在又忧又喜的国王：

三二

人們在世上所希求的快乐，
沒有比获得儿子更为殊胜；
你这盞明灯是全族的明灯，
今天你該欢喜而举行庆典。

三三

因此你应消除疑虑而欣欣，
你底家族一定会昌盛繁荣。
他在这儿托生作你的儿子，
乃是世間受苦众生底导师。

三四

在这殊胜者身上所現瑞相：
黃金的烂燦和明灯的光芒，
預示他必会成为大覺真仙，
或者成为人間的轉輪圣王。

三五

如果他願意治理世間，
使用他的法律和权力，
他将是世界諸王領袖，
象太阳光为群星之最。

三六

如果他願求解脫而出家，
他将以他底智慧和真理，
胜过一切宗教而立于世，
象須弥山王在群峰之上。

三七

如：純金是金属中之最貴，
須弥是群山之最高，
大海是众水之最深，
月亮是星中之最耀，

太阳是火中之最明，
你的儿子是人中之最胜。

三八

王子的双目不霎地在注视，
澄明而圆大，发光而柔和，
稳定而带着黑黝黝的长睫，
怎能不是洞察一切的眼睛？

三九

国王于是对二生者说：^⑥
你们说的这些殊胜的特征，
何缘只他有而不见于前王？
众婆罗门答道：

四〇

王者的智慧、事业和声誉，
其中没有孰先孰后的問題；
事物本性既有它致果之因，
那末听我們談談同样事例：

四一

治国論的創作不是劈啪仙、^⑦
鷲吉罗斯两位家系創始人，^⑧
而是他們儿子太白和广主，^⑨
就在自己底时代里所建立。

四二

辯才仙人再誦失传的吠陀，^⑩
而这是前輩圣者未曾見到；^⑪
广博大仙整理吠陀为多分，^⑫
而这是最富仙人沒能做到。^⑬

四三

蟻蛭大仙首先創作詩歌，^⑭
而这是运行仙未能写出；^⑮
阿低离沒有发明医方學，^⑯
以后却为阿低离耶誦出。^⑰

- ⑥ 二生者，指四种姓中的前三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这儿特指婆罗门。二生謂出世时为一生，童年行入法礼接受宗教的精神生命为二生。入法礼，婆罗门从八岁至十八岁举行，刹帝利从十一岁至二十一岁，吠舍从十二岁至二十二岁。受礼为二生后，便可以学习吠陀圣典，开始人生四阶段中的讀书淨行的第一阶段。第四种姓首陀罗被认为下贱的，不能行入法礼为二生者，因此，相对地叫做一生，被剥夺了学习吠陀的权利。
- ⑦ “劈啪”，是火烧时的爆裂声。传说劈啪仙人与火同时出生，故以此为名。他是十四个摩奴中的第一个所生十个人祖之一。
- ⑧ 鷲吉罗斯，是梨俱吠陀作者之一。在早期传说，他是火神阿耆尼的化身，是火神的儿子。又說他是梵天心中所生之子之一。在晚期传说，他是法律的創立者和天文学家。“家系創始人”，即人类的家庭世系的始祖。
- ⑨ 广主，是鷲吉罗斯的儿子，天神的軍师；太白，是劈啪仙人的后代，修罗的軍师。神話：天神与修罗交战，太白们站在修罗那边，把战死的修罗救活。在晚期的传说，太白和广主都是著名的法学家。
- ⑩ 辯才仙人是吠陀作者之一，传说他是辩才天女的人格化，故說他是她的儿子。
- ⑪ “見到”即見到吠陀眞理——梵。吠陀仙人通称为“見者”（見梵的人）就是这个意思。
- ⑫ 广博仙是著名的吠陀編纂者，传说吠陀現存的四种形式就是他区分的。他又是大史詩《摩訶婆羅多》的作者。
- ⑬ 最富仙是著名的梨俱吠陀作者之一。
- ⑭ 蚁蛭仙是著名大史詩《羅摩衍那》的作者。他传统地被誉为第一詩仙。
- ⑮ 运行仙是吠陀仙人之一。
- ⑯ 阿低离——迦楼罗仙人，吠陀作者之一，传说他是七仙星座（大熊星座）中之一仙。
- ⑰ 阿低离耶是阿低离的儿子，传说他是伟大的医仙，首先发明医学。

四四

斜眼王得不到的二生資格，
大王，却为歌者子所取得；^⑯
偕毒王給大海筑起了堤界，^⑰
那是甘蔗王初时沒有做到。

四五

給二生者传授瑜伽法軌，
別人不能而闍那迦做到；^㉑
苏利底赫赫聞名的奇迹，
苏罗等人沒有力量創造。^㉒

四六

因此证明不是年齿和家世，
誰都能在这世間建树功績；

帝王和賢聖的种种勳业，
是子孙創立而不是祖先。

四七

这样国王受到可信任的
这些二生者鼓舞和祝賀，
驅散内心不必要的疑惑，
从而增添了更多的欢乐。

四八

喜悅的國王誠敬地把財物
布施給这些优秀的二生者，
願如所說王子将成为國主，
願他到了老迈才退隱林泉。

(续1961年第5期)

⑯ 斜眼王的儿子是歌者王，歌者王的儿子是世友王。传说他们是曲女城的刹帝利统治者。为着争取做婆罗门，世友王放弃王位，精修苦行，直至取得“王仙、大仙、婆罗门仙”等称号，成为神通广大的婆罗门仙人。在《罗摩衍那》里，他是罗摩王子的导师。

⑰ 传说偕毒王(Sagara)生有六万个儿子，他曾成功地举行九十九次祭祀。当他正在进行第一百次祭祀时，祭马被因陀罗偷走，藏于地心，偕毒王命令他六万个儿子挖地寻马，因而扩大了大海的边界，大海也从此称为 Sāgara (偕毒王的)。

㉑ 按《罗摩衍那》，闍那迦是毘底訶国的国王，罗摩妻子的养父，以智识善行著称。他是刹帝利，二生是婆罗门。传授瑜伽，是婆罗门的专利，别的种姓不许讲授，但是闍那迦打破常规，竟给二生者讲起瑜伽法来。

㉒ 按《摩诃婆罗多》，苏罗是雅度族人，统治着多门岛。苏利即大力罗摩，是苏罗的孙、黑天的哥哥。传说他和黑天都是毗湿奴神的第八化身，兄弟俩都因超人神力、降伏恶魔而受到崇拜。

更正与声明

本刊1961年第5期33面注①第2行，“(即日本持統天皇)故事”，应为“(指的实是日本持統天皇，而当时误传为长屋王)故事”。

同上第5期34面左栏第4行，“(即后继位之称德天皇)”这个夹注，应删。

本刊1961年第6期施无畏先生《警惕美国利用宗教进行阴谋活动》是转载自1961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特此声明。

同上第6期吕激先先生《谈谈有关初期禅宗思想的几个问题》是转载自1961年7月3日《光明日报》，特此声明。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acarita*

(Continuation No.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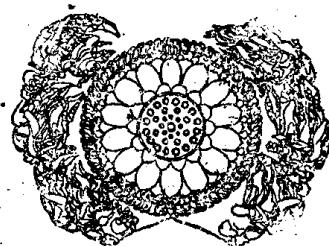
(An introductory note prepared by the editor)

This is the 2nd portion of the new translation of Bodhisattva Asvaghosa's *Buddhacarita* supplied by Upasaka Wu Pai-hui. Together with the 1st portion in 18 slokas that we published in *The Modern Buddhism*, No. 5, 1961, it makes a total of 48 slokas dealing with Sakyamuni's birth.

The poet describes how the great event of the Buddha's birth caused the earth to shake as if a wedge as large as Mount Sameru had been driven into it. Devas and Nagarajas, filled with delight, scattered flower petals from the clear sky like showers of rain, and the trees in the park of Lumbini all put forth their blossoms against the order of nature, thus making at the spot a scene of sweet scents and flowers.

In those slokas dealing with the explanations made by the Brahman scholars to relieve King Suddhodana of his doubts about the birth of his wonderful son, the poet relates the achievements of a series of legendary heroes celebrated in ancient India. Contrary to the traditional inclina-

tion toward praising the old as always superior to the present, he points out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very often turned out the betters of their predecessors. This thought is diametrically opposite to Brahmanism that places the golden age in the remotest past. It reflects something of the strong vitality of the Buddhist literature of Asvaghosa's time. Finally the poet concludes that everybody, irrespective of age and descent, is capable of making his own achievement in this world, and that great deeds in history were often accomplished by younger sovereigns instead of their forefathers. In the classical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acarita* produced by Dharmaraksa, this sloka was rendered into a penta-syllabic couplet. It has its particular merit of literary terseness, but requires greater labour of the modern reader.



法称的生平、著作和他的几个学派

——重点介紹《量釋論》各章次序所引起的爭論

虞愚

佛家邏輯 Buddhist Logic，一稱因明 Hetavidya，是印度邏輯史上一個重要的學派。這一學派，我們知道它是屬於邏輯體系和認識論。它在第六、七世紀產生於印度，是杰出的佛家邏輯學者陳那 Dignāga (480—550) 和法稱 Dharmakīrti (約 620—680) 所開創的。他們的邏輯著作在印度邏輯史上發揮了繼承和發展的作用。他們所繼承的是什麼，佛家邏輯文獻雖有記載，但我們了解得不夠全面；而他們的著作，却啟發了後代佛家邏輯的發展。北傳佛教為他們的著作寫出了很多的注疏。這些邏輯文獻都是研究印度邏輯史所必須掌握和了解的重要的資料。

陳那和法稱的著作出世，在佛家邏輯史上出現了兩座高峰。即第六世紀陳那創造性地把印度邏輯從論法發展到量論，他的立論精密，遠遠地超過了前人而自成體系，出現了佛家邏輯第一座高峰。威利布薩那博士 Dr. S. Vidya-bhushan 的《印度邏輯史》極推崇陳那的著作，稱陳那為“中古邏輯之父”。第七世紀法稱繼陳那之後，建立一個認識論邏輯的體系 a system of epistemological logic；這又是一座高峰。法稱這個學術體系的火炬，照明了從七世紀到十二世紀佛家邏輯的道路。關於陳那在佛家邏輯史上的偉大成就，由於玄奘法師之漢文翻譯於《正理門論》（陳那八論之一）與

弘傳，已為眾所周知之事。而法稱的著作及其學派的發展的文獻，幸保存在我國藏文的譯典中，而且弘傳未衰。我以未諳藏文，現在僅就蘇聯科學院切爾巴茨基院士 Th. Stcherbatsky ① 和伏士特里考夫先生 Mr. A. Vostrikov 研究有關法稱邏輯問題所積累的成績，結合自己的体会，有重點地來介紹法稱的生平、和他所有邏輯著作的主要內容、《量釋論》各章的次序以及為法稱著作進行注疏的幾個重要的學派。

一 法稱的生平

法稱生於印度南方突利瑪拉耶 Trimalaya (提魯瑪拉 Tirumalla ?) 一個婆羅門的家庭並受過婆羅門教育。後來他對佛學發生了興趣，想從世親一位及門的弟子護法得到教義，而到了那爛陀，禮護法為師，跟他出家學習。法稱對邏輯問題特別發生興趣。這時邏輯學家陳那已不在世，法稱改師自在軍 Iśvarasena 跟自在軍一道研究陳那的邏輯。法稱不久對陳那著作的理解超過了他的老師。據說自在軍承認法稱比他自己更加了解陳那。法稱在他的老師的贊同下，開始用容易記憶的偈頌形式寫了關於陳那主要著作的注疏。

法稱盡畢生的心力從事佛家邏輯的研究、著作、教學與公開辯論。他死在羯囉伽 Kalinga 地方的一所由他所建立的寺院中，寺院的周圍

① 參照 Th. Stcherbatsky: Buddhist Logic, Vol. 1, PP. 34—47.

尽是他的弟子。

尽管法称尽力阐揚佛家邏輯而成功地不断地扩大了佛学范围。但他只能暂时阻止而不能完全挽回佛教在印度走向下坡路。这个时代的印度，正是以古瑪雷拉 Kumarila 和善伽拉加雷耶 Sankaracarya 为首，努力复兴婆罗門教——反佛教的浪潮正在到来。据說法称曾经以公开辯論的形式和婆罗門辯論过，并且胜利过。另一种說法，则是婆罗門的領袖們从来没有遇到法称反对过。这些說法，只能反映出法称个人对佛教的衰落趋势显得无能为力。历史学家一致告訴我們：法称时代的印度佛教，除婆罗門教的复兴外，加上教內对教理的研究和宗教仪式——秘密教的兴起更形复杂，佛教已不像无着、世亲兄弟时代那样的純洁与勃勃有生气。同时，这个带有世界性的佛教已轉向印度近邻各国传播而通过各国社会的内因获得了不同情况的发展。

邏輯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斗争的武器，是各个敌对学派所爭取利用以立己破敌的思想武器。佛家邏輯一代大师的法称，他为缺乏充分了解他的邏輯体系而忧虑到能继承他事业的弟子而感到悲哀。正如陈那沒有著名的弟子一样。陈那的继承者法称是在一个世纪以后才出現的。法称真正的继承者法上也一样地是在一个世纪以后才出現的。当时法称的及門弟子帝釋慧 Devendrabuddhi 虽然是一个忠心耿耿和勤学的人，但是限于天資不足以担当法称的继承者。他既不能充分了解先人陈那的全部思想，也不能理解法称自己先验认识論的体系。因此法称在某些詩句中流露出悲观心理的最深摯感情。

在法称的伟大著作第二部分里，有一首作为导言的詩篇；对这詩篇有人认为是后来加进去的，是作为对批评他的人的一个答复。他說：“人类大半耽于陈腐之言，他們不讲求精巧。他們根本不顧深刻的教誨，他們充滿憎恨和嫉妒的丑行。所以我不为他們的利益而写作。然而我的心在我的著作中感到满足，因为通过它我对每一善而美的言辞都经过深奥和长久的思考，这里充满着热爱。有这些我已经感到愉快。”又說：“我的著作在这个世界上将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很容易理解它深义的人。它将由我本人所吸收和消失，正如一条河流流到海洋中被海洋所吸收和消失一样。^② 那一些沒有賦与他們伟大智力力量的人，完全不能測量它的深度，就是思想卓越而大胆的人，也不能领悟它的最高的眞理。”^③ 这充分反映了法称自己得不到有得力而能继承他的学說的弟子而悲哀。同时，也反映他忠实于自己的写作事业而内心充满着自信。也曾有过为法称的著作得不到人們尊重而惋惜的詩人，在詩篇里描述法称的遭遇。詩人把法称的成功著作得不到知音比做女子找不到称心的郎君，从而寄托于詩篇以抒发其不平之情。其中有：“造物者創造这美人，他已在平靜地生活着的人們心里燃起一支智慧的火焰。但美人却十分悵惘，因为她（当时）找不到真正爱她的未婚夫！”

法称在邏輯学方面的造詣，非常自負和自信，他对虛偽学者极其轻視。我国西藏史学家达納那塔 Taranatha 告訴我們說：“当法称完成他的伟大著作之后，他把自己的著作拿給当时的学者們看，可是得不到贊賞和推許。甚至和法称敌对的人竟然把法称著作的书頁挂在狗的

② 西藏譯文指出与其閱讀《倍耶伊瓦》 Paya iva，不如閱讀《沙雷伊瓦》 sarid iva 見 Th. Scherbatzky: Buddhist Logic, Introduction P. 36, 1.

③ 阿勃兴納瓦古朴达 Abhinavagupta 在这些話中发现“施力莎” slesa 这个字，好像不是作者的本意。注疏家沒有提到它。比較荻万尼耶洛迦 Dhvanyaloka 的注疏第217頁就知道了。根据耶瑪雷 Yamari's 解釋“阿脑巴底沙克知希” analpa-dhi-saktibhih 应分析为“阿亚希” a-hi 与“欧巴底沙克知希” alpa-dhi-saktibhih。它的意思将是：“它的深度怎样能被很少知识或根本沒有知识的人所理解呢？”这一点将說明帝釋慧的无能。

尾巴上，让狗在各街道奔跑，书页纷纷散落。法称在这个侮辱面前却说：“我的著作正如这条狗穿过各街道一样，将传播全世界。”

二 法称的著作

法称写过七部著名的逻辑的著作，即被称为“七论 Seven Treatises”者是。“七论”，已经成为世界学者研究印度逻辑的基本文献，都保存在我国藏文译典中；我们不能不感谢先辈译师之努力为我们留下这个鸿文瑰宝的遗产。

法称的这些著作原来是作为陈那逻辑著作的详细注疏的，但法称的卓越见解与精确性，却超过了陈那的原作。七部著作中的《量释论》是最主要的一部。这一部是他逻辑学说体系的“身体”，其他六部论是这个身体的附属部分称“六足”。以“一身六足”来说明法称著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和六个次要部分，像北传的佛典一切有部阿毘达磨论部一样，也曾将《发智论》和《法蕴足论》等称为“一身六足”。但根据布席顿 Bu-ston 对法称著作的分类，“认为前三种著作是‘身体’，后四种是‘足’。”本来法称的《量释论》、《量决定论》和《正理一滴论》都是发挥陈那《集量论》 The Pramāna-samuccaya 六章的要义，不过有广、中、略的不同，而其余四部论乃是对逻辑的专题进行讨论。所以布席顿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在法称所著的七论，虽有主要次要之分，写作形式和章次组织也各有不同，但内容都是互相联系的。同时，也很显然地看出法称对逻辑研究的看法：他认为逻辑与认识论的研究须代替早期佛教旧的哲学。

第一部《量释论》Pramāna-vartika 包含四章：研究推理、知识的真实性、感官的知觉和推论式。以易于记忆的诗体写成。约两千个颂。

第二部著作是《量决定论》Pramāna-viniścaya，内容是第一部著作的概要。它是以偈颂和散文写成的。占一半以上的偈颂是取材于《量释论》的。

第三部《正理一滴论》Nyāya bindu 是与《量决定论》同样主题而进一步的概括，都分成三章，用来讨论感官的知觉、推理和推论式。^④

以下四部著作的主要内容是阐述特别问题：

第四部《因论一滴论》Hetubindu，是逻辑理由简略的分类。

第五部《观相属论》Sambandha-parikṣā，是关系问题的探讨——富有作者自己的评述，以颂体写成的简短论文集。

第六部《论议正理论》Codañā-prakarāna，是论述关于辩论进展的艺术的论文集。

第七部《成他相续论》Santāpanātara-siddhi，是用来反对“唯我论” Solipsism 关于他心的存在的论文集。

除了《正理一滴论》而外，其他著作都没有梵文本，但它們在我国西藏丹珠尔译文中都可以找到。在西藏的文献中，还有法称的一些其他的著作，例如《修罗迦得格玛勒》Śūra's Jātakamāla 注疏和《毗奈耶一修多罗》Vinaya-Sūtra 注疏，但究竟是不是属于法称著作的，现在尚不能断定。

三 关于《量释论》各章的次序

法称的第一部著作《量释论》共分四章，是用偈颂的形式写成的，须要辅以注疏。但他自己只为《量释论》的第一章——推理的一章做了注疏；其余三章注疏的任务，就交给他的弟子帝释慧去做，但帝释慧不能全部完成老师交给他的任务。达纳那塔曾经这样說：“帝释慧为法称的《量释论》三章作注疏，头两次所作

④ 見拙译威利布薩那博士所著：“法称《逻辑一滴》的分析”（《现代佛学》，1958年，第7期）。

的都被譴責，到了第三次所作的也只有一半得到法称的同意”。法称最后說：“这个原文的全部意旨帝釋慧並沒有全部用上，但是基本事实的意义是正确地处理了。”

《量釋論》闡揚陳那《集量論》六章的要义，是討論佛家邏輯的作品。这样作品，章次的安排应按照自然次序，便于依照次序开展邏輯主要問題的討論。照一般习惯是先論知觉，次論推理，后論推論式。但法称的《量釋論》的章次的安排却出乎常規，这令人感到奇异，也和法称自己的第二第三部著作不一样。例如他的《量決定論》、《正理一滴論》这两部節录性論著的章次安排是和一般自然次序一样的，首先一章論知觉，其次二章論推理和推論式，这和陈那的著作比較相一致。《量釋論》章次的安排是把推理放在第一章，第二論知识的真实性，第三論感官的知觉，第四論推論式。这样次序似乎是倒置的。再如法称《量釋論》第二章論知识的真实性的一整章，如果只包含注释陈那《集量論》开头那个頌的話，那末，把論知识的真实性放在第一章是更應該的。我們知道，陈那《集量論》一开头的归敬偈頌，是表示对佛陀的礼贊，把佛陀称为“具体表現的邏輯” Embodied Logic (Pramāna-bhūta)，这样的內容如放在第一章處理，則整个大乘佛陀論，所有關於論絕對的、遍知者的存在的证明也都放在這個項目之下來討論是比較合适的。

这部著作如以論述知识的真实性這章开始，以及論及遍知者的存在开始，然后轉到知觉、推理和推論式的討論，在安排次序上是較符合讀者的要求的。

法称《量釋論》的章次是从推論开始，把知识的真实性一章置于推論与知觉之間，把感官的知觉放在第三位来處理，以及把推論用其他的两章从推論式分离开來。这不仅违反了印度哲学的全部結構的习惯，而且违反了要討論

的問題的性质。也正由于如此，产生了后代意識上的分歧，也是自然的。首先是反映印度的和我国西藏的邏輯学家們的注意和爭論；有的认为把《量釋論》原来各章次序；改变成为自然的次序，有的主张保持传统的次序。伏士特里考夫对法称《量釋論》章次安排的原因作如下的看法外，并对这部論第二章“知识的真实性”也提出了他的看法^⑤。

一一、关于維护传统次序所依据的事实，不外是如此：法称本人只写了推論这一章的注疏而逝世，他本人由第一章开始注疏，这是很自然的，其他各章的注疏由他的門人帝釋慧去写。

二、更值得注意的即是：“知识的真实性”（佛陀論Buddhology）的宗教部分是否为法称写的，写在什么时期这个問題。知识的真实性宗教部分可能不是法称写的。因为法称在《成他相續論》中曾经最強調和最清楚地表示了他的意見。他认为被称为絕對的无所不知的佛陀是一个隱喻的实在。这是時間空間和经验以外的东西。而我們的邏輯知识是限于经验的，所以我們既不能想也不能說出关于它的任何肯定的事情。我們既不能断定、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因此，如果佛陀論是法称写的，这一章必定是法称最早期的，是当他在自在軍門下学习时开始著作的。

对第二个問題，伏士特里考夫认为法称后期的思想发展，是一个轉变。这个轉变如果不是他宗教信念上的轉变，就是他所采取的方法上的轉变。因此法称在他成熟的年齡，放弃了注疏第一章的想法，而把关于知觉这一章交给帝釋慧去写，而法称自己只写了推論这一章，因为这是最难的一章。

四 为法称著作注疏的 几个学派

由于为法称的邏輯著作而作注疏的人很

^⑤ 伏士特里考夫先生論文曾在列寧格勒佛學研究所會議上宣讀，并为彻爾巴茨基院士所称引。

多，而这些注疏又成为后世庞大注疏文献的起点。成为在佛典注疏文献上是最庞大的一种。我国西藏的譯文所保存法称一系的著述中，如果根据注疏工作所指导的原则和見解的不同来划分，可分为語言学派、克什米尔或哲学的学派和宗教学派的三个派別。

1. 語言学派的注疏家——这个学派的創始人是帝釋慧。它是一个語言学的解释的学派。它的目的在于用語言正确地处理注疏原文的直接意义，而不是把其中深邃的含义加以注疏者自己的理解来闡述的。在帝釋慧之后属于这学派的人物有他的弟子和追随者釋迦菩提 Sākyabuddhi。釋迦菩提的注疏保存在藏文中。普拉巴菩提 Prabhābuddhi 或許亦有这类的注疏，但他的著述已经遗失了。他們都只注疏《量釋論》这部論，其余的《量決定論》和《正理一滴論》都未曾注意。关于后几部論的注疏是由律天 Vinitadeva 注疏的。他在注疏著述中援用了与帝釋慧相同的簡炼的直譯主义的方法。在西藏的作者中宗喀巴 Tsōn-khapa 1357—1419 的弟子蓋大普 Khai-dub，應該也是属于这一学派在西藏的继承者。

2. 克什米尔或哲学的学派的注疏家——这个学派根据它的主要活动的国家来命名，称为克什米尔学派 Cashmerian school。根据它在哲学上主要的倾向来区分，可称之为批判学派。这个学派的注疏家們，都不單純地滿足于法称著作原文的直接意义，而爭取探討它的更进一层深邃的哲学。据这个学派思想意识认为作为絕對存在和絕對知识的一个化身的佛陀，也即大乘佛陀 Mahāyānistic Buddha 是一个隐喻的实在，所以我們不論是用一种肯定的或用一种否定的方法都不能认识他。《量釋論》并非其他，只是关于陈那的《集量論》一部詳尽的注疏，而《集量論》則是一部純粹邏輯的論著。他們尤重視后者在开头表示归敬佛陀的偈頌里

所提到了的大乘佛陀的伟大品质，而且把他和純粹邏輯等同起来看待。它們认为这只是虔誠感情的一种宗教哲学傳統的表現。这学派的目的是要发掘陈那和法称体系高深哲学的內容，把它看作是邏輯认识論的一种批判的体系，企图把这个体系由发展、改进而成为完善性。

这一学派的創始人是法上 Dharmottara (約760—830)，虽非克什米尔人而讲学活动則在克什米尔。这个学派的积极成員经常是婆罗門种姓。法上一系，传到我国西藏后，受到研究邏輯的学者們的尊重，被誉为非常尖銳的辯論者。虽然他不是法称直接的弟子，但他在繼承法称邏輯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法上的注疏不仅能体现自己的深思，也能发表自己独立的看法，而且在重要題目上能成功地运用了新颖的公式来表述。但达納那塔在西藏佛教历史著作中竟沒有提起法上的自传，或許因为法上的活動范围限在克什米尔。《克什米尔年鉴》載：公元八百年左右当耶必大 Jayāpida 国王夢中看見“一个太阳从西方升起”，他就邀请法上到克什米尔去訪問。九世紀的瓦迦拍米出拉 Vācaspatimīśra 引用法上的著述好几次。从而得知法上也应是公元八百年左右的人物。

法上沒有給法称主要的而且是第一部的著作《量釋論》作注疏，却为法称的《量決定論》和《正理一滴論》作出了詳尽的、被后人称为“大疏”和“小疏”注疏。甚至对《量釋論》各章次序的問題也沒有引起法上的注意。法上在繼承法称的邏輯上，但猛烈地攻击他的前輩律天的关于《正理一滴論》的注疏。律天原是第一学派的一个追随者。法上除了以上两部著作而外，还著了有关邏輯和认识論的特殊問題四种其他小部的著作。^⑥

著名的克什米尔詩歌艺术作家，婆罗門种姓阿难陀瓦哈那 A nandavardhana 曾经著了法上的《量決定論注》 Pramāna-viniścaya-tikā

⑥ 法上有关邏輯和认识論的特殊問題的四种著作：即《成量論》 Pramāna-pariksa 《遮詮論》 Apoha-prakarana 《成就剎那灭論》 Paraloka-siddhi 和《成就彼世間論》 Ksana-bhanga-siddhi。

的补充注解，但这部著作尚未被发现。

克什米尔派婆罗门种姓建那司利 Jñāna-sri 也作了法上的《量决定論注》的补充注疏。保存在我国藏譯丹珠尔的文献中。最后有一位婆罗门善加难难陀 Śankarānanda 綽号“大婆罗門”的，从事于一个規模很大的、考慮包罗宏富的关于《量釋論》的注疏，不幸他沒有全部完成。現存的部分虽只包含第一章的注疏（按传统的次序）而且連这一章的注疏也沒有全部完成，但在丹珠尔藏文中已是占有四卷的庞大篇幅了。

在我国西藏作家中宗喀巴的弟子魯也查布 Rgyaltshab (1364—1432) 和这个学派有些因緣，而且可以看作是这个学派在我国西藏的繼承者。他毕生致力于邏輯研究的工作，几乎把陈那和法称所有的著作都注疏过。

3. 宗教学派的注疏家——这个学派和第二学派一样，努力于发掘法称的著作的深邃的意义而發揮它潜在的根本倾向。这一学派也研究过第一学派的代表著作，它极端藐視第一学派所謂直接意义的注疏。无论如何，这两个学派根本的区别点在于它们对于这个体系中心部分和根本的定义上的不同。根据这一学派的看法，认为《量釋論》作者的目的，根本不是对陈那純粹邏輯論著的《集量論》的注疏，只是大乘经典的注疏。这个注疏是用它建立了遍知者和佛陀其他本性以及“法身”的存在，建立在絕對存在和絕對知识的双重面。对于这个学派來說：这个体系的所有批判和邏輯的部分除了給予一个新的和净化了的形而上学說鋪平道路外別无其他目的。根据这一学派的以上看法，法称所有著作的中心和最重要的部分都被包括无遗。认为《量釋論》第二章中（在传统的次序中），这一章是研究我們知识的真实性，以及在这种原因上所具有的宗教問題，这些問題对于佛家說来，是佛陀論的問題。

这个学派的創始人普拉那迦拉古朴达 Prajñākara Gupta 他是孟加拉邦 Bengal 人。达納

那塔在《印度佛教史》沒有描述他的生平。可是提到了他是佛家社团的一个外行者，而且說他是生活在普儿 Pal 王朝、瑪希巴拉 Mahipala 的继承者瑪哈巴拉 King Mahapala 国王的时代。根据这个說法，就是說普拉那迦拉古朴达生活于公元后十一世紀的，但是这未必是正确，因为十世紀的烏搭耶那一埃克理亚 Udayana-acarya 曾经引用过他的著作。也許是十世紀的人，是和烏搭耶那一埃克理亚同时代的人。《量釋論》法称自己已经为第一章作了注疏，普拉那迦拉古朴达作了第二章到第四章的注疏。这部著作在我国藏文譯典中，补入在丹珠尔的两大厚卷；仅仅第三章的注疏就占了整卷的篇幅。这部著作并不是以经常的注疏为标题，而是命名为《量釋庄严論》，所以这位作者普拉那迦拉古朴达被人称为“庄严論的大師” Master of the Ornament，他用这个命名，希望向人昭示說：一部真正的注疏将需要更多的篇幅，并且需要富有非凡的启发性，这种启发性是門弟子所迫切需要的。所以他另外又著了一部短的《庄严論》，为那些爱浅尝为足的人指出这个學說突出之点。他猛烈攻击帝释慧以及那些只寻求所謂直接意义的注疏方法。他称帝释慧为笨汉。

普拉那迦拉古朴达有許多追随者，大概可分为三个小派，这三小派的代表人物是基那 Jina 腊維古朴达 Ravi Gupta 和耶瑪雷 Yamari。

基那是普拉那迦拉古朴达最坚决和勇敢的追随者，而且是普拉那迦拉古朴达思想的发展者。基那的看法认为《量釋論》原来的次序如下：第一章研究知识的真实性，包括佛陀論。然后第二、第三、第四章对感官的知觉、推理和推論式的一个探討。他认为这个章次本来是清楚的而且自然的，后来被愚者帝释慧所誤解和倒置。基那认为帝释慧所以会誤解和倒置，也是有一定的原因造成的，那就是法称自己只有时间写第三章偈頌的注疏，也許第三章是最难的一章，法称自己先注疏，或許法称自己并